

不

得

己

此書歛縣布衣楊光先所著楊公於康熙初入京。西洋人
以天主邪教煽惑。國必為大患。明見在二百。先安

為 奉朝第一有言

勇一有 闡名教言

功聖學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雖
湯若望諸人之官殺。監良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人習天
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 語不去
遍賄漢人之有力者。暫授楊公為監正。必欲。 工間隙

置之死地。楊公以燭其謀。五疏力辭。又傷上。上畏之。羞
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不准。不得已。二
職不久。以置齒。錯誤坐論。大辟崇。 恩旨赦歸中途

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
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謬誤而西術不能復興即興亦
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憤而信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
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
主教而盡為各父之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正人心
息邪說蓋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愚言為過當請其眼人辨之
大書於壬寅夏得刻本於吳壽寧處價昂不能購倩友人
胡子安影抄一本後有竹汀先生手跋記西人購此書而
焚燬之尚非切中邪謀何以如是且楊公步算非專或則
以理不以教公已自言之何得為不病書中辨論未必全錄

樹太峻語然瀕異端不得不如此聖人後起亦當許之特拘
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以此訾議耳 至於辭官請疏
擊暢達奸謀早已洞燭意如此其誠見如此其明而猶姑以
布衣供事終乃就職豈正者實因感激

聖恩而不忍以黨邪疑執政耳假尊崇為傾陷為公來
宵小害君子者皆闕一途惟

聖主已所不疑吾為楊公痛身為世道人心痛矣

丙午六月元初錢侍政

戊午六月元初錢侍政

不得已目錄

上卷

小引

請誅邪教狀

與許侍御書

聞邪論上

聞邪論中

聞邪論下

邪教三圍說評

不得已上

正國體呈藁

中星說

選擇議

摘謬十論

附始信錄序并口供

附尊聖學疏
進呈以上俱經

禮部入格卷清

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為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為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匪正即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害生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雖似乎徒搏徒涉而心終為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正當

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
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事
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為正
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
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政邪教之力如此
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昏淪於無父
無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
之所以不得已也較子輿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
利害之足計搏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歲

告爲職官謀叛

本國造傳妖書惑衆邪教布黨京省邀結天下人心逆
形已成厝火可慮請乞蚤除以消伏戎事竊惟一家
有一家之父子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認
他人之父以爲父是爲賊子不君其君而認海外之
君以爲君是爲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污
辱

君親毀滅

不得已上

先聖安可置之不討西洋人湯若望本如德亞國謀反
正法賊首耶蘇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京
邪臣徐光啓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薦於
朝假以修歷爲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
歷官李祖白造天學傳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
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爲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
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

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教主謀者湯若望
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

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
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
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
原絳州開封並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嶽盈萬人踞
爲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

金門窺伺

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連謀爲不軌何故布黨於
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於時憲歷
面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目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爲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爲實乃託血親江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期一張証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爲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行剪除實爲養虎貽患

雖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苟至變作然後勤平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齏粉効忠歷代君親謹將天學傳纂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張金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曆一本並光先正國體呈藁一本與許之漸書藁一本

具告

才得已

禮部叩密

題叅依律正法告

禮部正堂 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

題叅堂司官親帶光先至

左闕門引

奏隨令滿丁十二名將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

八月初五日

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

初六日會審湯若望等一日初七日放楊光先寧家

寧家寧作富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
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搦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卽
有立言之責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
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道始足幟樹文壇價高
瓊琬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
言之真妄而槩以至德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爲護身
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爲立言之累且併
德與功而俱敗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

老不曉事豈不可以爲鑒哉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

者著天學傳繫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

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

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說則東西萬國當是時事一

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

遑遑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祖白此說則

君臣百姓盡是邪教之子考之史冊推以歷年試問

孫祖白之瞻信可也天矣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此史冊是中夏之史冊乎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是中夏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史無有如德亞天主

教六字如謂是如德亞之史冊祖白中夏人何以得

讀如德亞之史必祖白臣事彼國輸中國之情尊如

德亞爲君中夏爲臣故有史冊歷年之論不然我東
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文之史冊哉謀皆本國明
從他國應得何在中國爲伏羲氏謂我伏羲是天主
罪請祖白自定耶教教之子孫豈非賣
君作子以父事耶教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
祖白之頭可斬也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
中國有人之始伏羲以前有盤古三皇天皇氏已有
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年爲天官家中
積分歷元祖白歷官不知歷元之數而謂伏羲以前
中夏無人豈止於惑世誣民已哉此中國之初人實
欺天罔人之罪祖白安所逃乎此中國之初人實
如德亞之苗裔伏羲是如德亞之苗裔則五帝三王
認邪教作祖置盤古三皇親祖宗於何地即寸斬祖
白豈足以盡其無君無父之辜以中夏之人而認西
洋之邪教作祖真雜種也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上天何故而生此人哉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

昌明於今之世矣

伏羲時天主教之學既在我中夏家傳戶習且倍昌明於今之世必

其書有存者自有書契至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白無端倡此妖言出自何典不知祖白是何等心竅

國家有法必剖祖白之胸探其心以視之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誡

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

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之天帝為受之邪教之學誣天非聖極

已即岐祖白之肉寢祖白之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

天其申命用休引書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詩引

一百一十言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引論語二中庸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引仲庸孟子曰樂天者
保天下引孟子五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
語乎往時利瑪竇引用中夏之聖經賢傳以文飾其
之法語教今祖白徑謂中夏之聖經賢傳是受耶教
之罪可勝誅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無
天學則先聖先賢皆耶教之後學矣凡百君子讀
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噫
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
之正統

大清之

太祖

太宗

世祖

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統

大清之

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爲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胆何大也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筴貝文所稱道德標
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書天主之教
朕素未覽閱爲能知其說哉

大哉聖謨真千萬世道統之正脉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繫以闢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國明

從他國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

正月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

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
應京樊良樞者若而人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
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書則
罔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
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
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
子孫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爲書也盡我
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

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

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
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

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
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
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
親是識父子况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蘇謀

反於其國正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蘇之母瑪利亞
有夫名若瑟而曰耶蘇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
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及以二氏之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莫識君臣父子以耶蘇之莫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識君臣父子何刺謬也儒者有
弊是先聖乎先賢乎後學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
之如無其人不宣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
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曰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纂之害道也苗裔

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
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
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先生爲祖白作序是距
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先生自道之也意
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爲而爲邪教序此非聖之書發此
非聖之言也先生過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
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是字發身庠序爲名進士筮

仕爲名御史其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之所素定也者肯屑爲此非聖妖書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謀以先生乃

朝廷執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標斯書使天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中夏人信爲天主教之苗裔勿疑矣妖言惑衆有魚腹天書之成效故託先生之名爲之序旣足以搖動天下人之心更足爲邪教之証據於將來也必非先生之筆也不然或先

生之門人慕容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之文以射自鳴鐘等諸竒器必非先生之筆也再不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爲故套有求者率令床頭捉刀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讀其書也况先生戴星趨

朝出卽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羲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士庶盡辱爲邪教之子孫六經四書盡辱爲邪教之餘論當必髮豎皆裂擲而抵

其書於地之不登尚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
終爲必非先生之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
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
獨若未之見若未之聞豈於非聖之書及悅目乎必
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筆也雖然光先能信
必非先生之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筆天下
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但此序出未二月業已傳
遍長安非先生之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
必能如先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

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
慈孫豈能爲先生諱哉猶之乎光先今日之呼吾家
老不曉事也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穌謀反
於如德亞事露正法同二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衆
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穌者
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必爲彼國之所厲禁與中夏
之白蓮聞香諸邪實同在彼國則爲大罪人來我國
則爲大聖人且謂我爲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
爲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寧

不啻我中夏之士大夫無心知無目識乎先生雖未嘗爲之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嶼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

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綦布邪教
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明網之所
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
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
而弗識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
正止不關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
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既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不察伏戎於莽萬

一竊發先生將用何術以謝此一序乎時憲歷面書
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謂其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
洋而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其器具呈爭之今謂伏羲是彼教
之苗裔六經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豈
非奉彼教正朔之實據明驗乎惑象之妖書已明刊
印傳播策應之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
爲羽翼煽誘小人以爲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從
之者如水之就下

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卧内識者以為深
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尚反為其作序以諛之
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

上聞先生乃

聖門賢達

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罪致
討竇先生學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者况有身
後之累之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

書唐突先生者爲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福
衛爲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爲天下生靈將來之
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鼓以保立言
之令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爲先生計
非請讓先生也幸先生亟圖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

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乎實無竒一涉高竒卽歸怪異揚墨之所
以爲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執於中正故爲聖
賢之所距矧其人其學不敢望揚墨之萬一而怪僻
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爲冒
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國不有
所以送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小此
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
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蘇
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蘇
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
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其時曰先造無量數元神
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
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
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穰

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
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
者。哀悔於耶蘇之前。並祈耶蘇之母。以轉達於天主。
卽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爲魔鬼。
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蘇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
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
造罪禍。延世世。曾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
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

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
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蘇故瑪
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蘇生於何代
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
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
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
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爲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
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實二氣中之一
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

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
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爲
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
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又有生
無無始者之無無無始逝而上之曷有窮極而無始
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爲天主則天主屬無而
不得言有真以耶穌爲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
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

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立如德亞一國之理獨立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矣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元壽庚申元壽庚申距

今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爾而開闢甲子至明天啟癸亥以暨於合合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從來之歷元匪
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千支
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以甲辰紀元堯甲辰距漢哀
庚申計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蘇卽是天主則漢
哀以前盡是無天之日世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
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卽是耶蘇孰抱持之而
內於瑪利亞之腹齊諧之志怪未有若此之無稽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子

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失之榮四生中惟濕生
無父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無父恐不可以爲
訓於彼國况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
如此其尊也尊無父之子爲聖人實爲無夫之女開
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蘇更不當言童身未
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
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
也母之童身卽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爲聖人者反

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蘇之師
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
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
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即現世之天堂地獄而被教則
鑿然有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
之者墮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
爾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
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將顛倒

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蘇之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是好盜詐僞皆可以爲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隨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如真爲世道計則著至大至正之論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修身齊家爲體治國平天下爲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

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
妖人之惑衆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心如社
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
識真偽咸曰信真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
蓋法氏之見耶蘇頻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蓋甚之
語則知耶蘇之聚衆謀爲不軌矣官忌而民告發非
及而何耶蘇知不能免恐城中信從者多盡被拘執
傍晚出城入山園中跪禱被執之後衆加耶蘇以僭
王之恥取王者絳色蔽衣披之織剛刺爲冕以加其

不得已上

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穌之手比之執權者焉爲
爲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
姑聽衆捷以洩其恨令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
觀此則耶穌爲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
邪心未革故爲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民不
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
之飯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衆衆之蹟也被
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
拘多口之供也傍脫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園中逃

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衮冕
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僞爲跪拜戲其今日得爲王也
象捷洩恨洩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
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真贓實蹟無一
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政現
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且十字架
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驢子
爾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弟
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威

德至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
述何造一驕傲爲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
人之人貽謀先不滅矣天主下生救之宜興禮樂行
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
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
堂地獄爲事不但不能救其雲初而身且陷於大戮
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
而妖人之真形不覺畢露夫跪禱禱於天也天上之
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

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蘇之釘死實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爲天主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共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况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異豈非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謊以自證其謊乎連篇累牘辯駁其非總弗若耶蘇跪禱於天則知耶蘇之非天主痛快斬截真爲照妖之神鏡也一語允堪破

的而必俟數千言者蓋其刊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
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招致
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爲之創潤使後之人第見其
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如其華而不知其
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
辯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蘇教書之君子先覽
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
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辨之而
世有不及知之無狀真有不與同中國者誠舉以告

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年之首善書院也若望秉魏瑞之煥奪而有之歟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颺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哉邪說跛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之教豈特充塞仁義已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蘇息邪教正人心塞亂

源不能不仰望於

主持世道之聖人云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廬

吾於耶蘇之教亦然時

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之枉功祇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鑿一理以爲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爲高遠奇時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給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辯博爲聖瑰異爲賢罔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然實不免其爲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穌爲天主首出於萬國聖人

之上而最尊之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
其爲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
卽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
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况於下地乃衆
足之所踏踐污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
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
事萬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
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爲有形之理理爲無形之天形
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卽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

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即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分合之說未嘗主於分而不言合也專者體也分者用也

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爲純
乎功用竇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
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
自是精神耶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
是帝也萬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舉頭見
天故以上帝稱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
若昊天惟天降灾祥在德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詩
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昭事上
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

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
天子親耕築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
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
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焉全謂天爲上帝之役使不
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爲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
之爲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爲役使之賤無怪乎
令飯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
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汙穢而賤之也不
尊君以其爲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蘇

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
水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
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宜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
邦國咸習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也吁嘻異
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而率天下之人於無
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禽
獸矣而况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
也尊耶穌爲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爲
聖人爲上帝猶可言也胡遽至於尊正法之罪犯爲

聖人爲上帝則不可言也古今有聖人而正法者否
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
萬物者也能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
終則天主之爲上帝可知矣彼教諸書於耶穌之正
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
於聖人易簣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
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
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
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蘇有一於是

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爲功此大幻術者之事
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
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旣主宰人病人
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
乎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
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
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
天則凡世間凌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爲絕
妙好辭之行狀矣妖書妖言悖理及道豈可一日容

於中夏哉

關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開明天主教諸書之論議竇西域七十
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
駕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爲輕重利瑪竇之來中
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爲吾
儒之流亞故交讚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
不覺其教之爲邪魔也且其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
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爲其欺
蔽此利瑪竇之所以爲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

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蘇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如
盤託出予始得卽其書以闢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
犯而來中夏爲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爲何
如也耶蘇得爲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稱
聖人矣耶蘇旣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必爲彼國之
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
之惡矣其衷詎可測哉若望之流開堂於江寧錢塘
閩粵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上天下之人知愛
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渡之干禁是愛虎豹之文

皮而豢之卧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
關之有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今禁
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
止不知其所作所爲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動士大
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販之者必令粘一
十字架於門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
之攻墨之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不謀爲不軌於彼國我亦不可弛其防範况曾爲不

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咸因出入關隘猶憑
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來反得自如而無譏察吾
不敢以爲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
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於內地爲
國顯官國之情勢保毋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謀國君子毋以其親暱而玩視之也彼教之大規
行教之人則不婚不宦者湯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
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俸俸加二級掌欽天監
印矣行教而叛教業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依西洋新法五
字不可謂非先集之霰也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識者
猶惡其眼予蓋惡其眼云懷書

君門柳不得違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
寧使今日嘗予爲娼婦不可他日神予爲前知也論
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以
貿易爲名舳舻舐尾集廣東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
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叅將增兵以資彈壓然彼衆
日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始以爲言降嚴旨撫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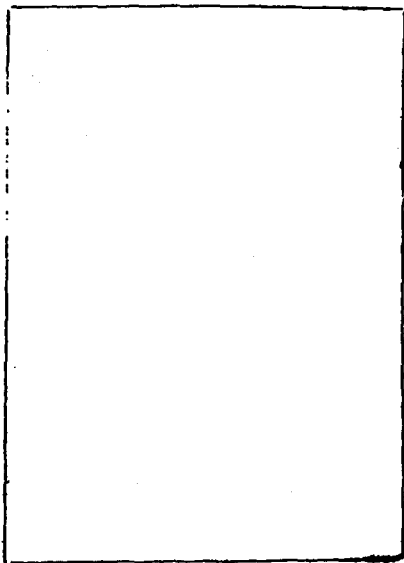
何士晉廉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衆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召彼教人來治厯得毋借題爲復踞澳之端乎彼國距中夏十萬里往返必須十年而三月卽至是不在彼國而在中國明矣不知其人於何年春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無旨安插則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責之大君子可無半語一詰之哉茲海氛未靖譏察當嚴廟堂之上宜周巽飭之畫毋更揖盜自詒後日之憂也續因所聞補贅論末夏國大君子鑒之

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
國人擁戴耶蘇及國法釘死耶蘇之圖像刊附論首
俾天下人盡見耶蘇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
爲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
像共書六十四張爲圖四十有二一圖系一說於左
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擁戴耶蘇及釘架立架三圖三
說與天下共見耶蘇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
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天 主 耶 蘇 返 都 像

第 二 十 八 圖



湯若望曰耶蘇出行教久知難期之漸迫也旋反都
城就之從來徒行惟此入都則跨一驢且都人望耶
蘇如渴聞其至也無貴賤大小傾城出迎有以衣履
地弗使驢足沾塵者有折枝擁導者前後左右羣讚
其為天主無間也噫是蓋有二意焉一少顯尊貴之
貴者以取利死
相於受難之前以見受難實為天主一借此重責五
言前未造者果受其惡三日後變心者懼王法悔前非也
日後有變心附惡者若曰爾所隨聲附惡以相傾陷
者非即爾前日歡迎入城讚為天主者乎

楊子曰此湯若望自招天主耶蘇是謀反之口供

耶蘇方釘刑架像

第四十二圖



若望曰其釘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釘二足共一釘
有二盜在獄未決者今亦取出釘之以等耶蘇於盜
爲大辱云

楊子曰犯人畫招已畢此真所謂不刑而招

天 主 耶 蘇 立 架 像



第 四 十 三 圖

若望曰釘畢則立其架中耶蘇兩傍盜也耶蘇懸架
天地人物俱証其為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法
所不載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歷時十二刻也地
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離墓復活物
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是也尤足異者既終之
後惡衆有眇一目者舉鎗刺耶蘇脇以試其實死與
否刺血下注點及惡目隨興復明

耶教之意恐人議
論耶蘇是耶教不

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証以見耶蘇真是天
主必要說到理事之所無使人不敢不信細考耶蘇
釘死之日依西歷乃三月之十六日考之中歷為漢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歲之三月二十二日夫天既肯

違常度非朔日而食以証耶蘇為天主何不能全掩太
二而食於十六若望亦自知下強之月不能全掩太
陽之光故於既望月圓之朝疾行一百八十二度半
以食日下界大暗精於歷法如若望方知此食在義
和歷官斷不能言斷不若言也若望既敢妄言
吾亦姑以妄信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但查建武八年
三月四月無日食地震之文况望日食乎彼耶教
人止知說燥脾之謊以惑愚夫愚婦不防明眼學
人有史冊可考以鏡其失枝脫節也獨怪向來士大
夫願為定交願為援引願為作序豈真無目不通利
其數件奇巧器物與之狎爾殊不知一與親暱卽弗
能守自己之正學乃玩物以徇人舉世尤而效之遂
遠天下後世無窮之福作俑無後
必以徐光啟為萬世大罪人之魁
吾弗能知請歷來作席先生辨之

楊子曰右三圖三說是聖人是反賊是崇奉是正法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歙縣民楊光先

呈爲

大國無奉小國正朔之理一法無有閏有不閏之月

事關

國體義難緘默請乞

題奉會勘改正以尊

大國名分以光

一代大典事竊惟正名定分在隻字之間成歲閏餘
有不易之法顧法不可以紊亂而名不可以假

人名以假人將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亂定貽後世之譏斯

國體之攸關匪尋常之得失也

皇上乘乾御宇撫有萬國從來幅員之廣重譯之獻未有如

皇上之盛者而

正朔之頒實萬國之所瞻聽後世之所倣則非一代因革損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統萬國而法足以憲萬世始克福

一代之歷焉茲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之以新法推時
憲歷也於名則有無將之誅於法則有擾紀之

罪焉

皇上之臣民者豈能晏然而已乎夫時憲歷者

大清之歷非西洋之歷也欽若之官

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

大清之歷其於歷面之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歷日頒行天下始爲尊

皇上而大一統今書

上傳倣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

而明謂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豈止無將已乎春秋魯
記事之史也仲尼魯之老臣也魯臣而修魯史
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繫之以春王正月蓋所
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統非藉周天王而張大夫
魯也今以

大清之歷而大書倣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天王誰乎

如天王

皇上則不當書依西洋新法敢書依西洋新法是藉
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

大清也罪不容於誅矣孔子借繁縷謂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實見之行事非
託之空言者也豈特繁縷已哉若望必日五字

出自

上傳夫

上傳者傳用其法未嘗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也

皇上卽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若望亦當引分以辭

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國之法曷敢云

大國依之而特書於歷面以示天下萬國臣不敢也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毋下拜

不可師以辭乎如曰習矣而不察小國命

大國非習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雀
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

政疏雖不得

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卽當檢舉改正以贖
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曆日猶然大書五字
可謂怙終極矣此盜竊名器之罪一也三歲一
閏氣盈朔虛之數也無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
月當置閏某月不當置閏乎一月之內有一節
氣一中氣此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
則以上半月爲前月之中氣下半月爲後月之
節氣此置閏之法夫人而盡知也新法於十八
年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

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
此有節氣而無中氣之爲閏此法之正也忽又
於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
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改與閏七月之法同是
一歲而有兩閏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閏有
不閏何以杜天下後世之口乎且順治十八年
實閏十月而新法謬閏七月此不知其憑何理
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與義和不同夫用
新法者莫其精密於義和之法也而新法謬亂

若此不敢望羲和之萬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
匪特此也一月有三節氣則又更異於有閏有
不閏之法矣至於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應有
一四十五日八時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時三
刻將立春之刻趨在前一日六時三刻是不應
立春之日而立春應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
開闢至今所未聞之法也夫春爲一歲之首禮
經月今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

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褻

天帝而慢

天子莫此爲甚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新法之于於政典多矣此做擾天紀之罪二也夫以堂堂之

天朝舉

一代之大經大法委之無將擾紀之人而聽其盜竊
紊亂何以垂之天下後世哉總之西洋之學左

道之學也其所著之書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世盡以其爲遠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精巧也而暱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隱於

金門以行邪教久之黨與熾盛或有如天主耶穌謀爲不軌於其本國與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不幾養虎自貽患哉二事一見於若望進呈之書一聞於海船商人之口如斯情事

君之與相不可不一聆於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

廣澳內官

帝腹不可無蜂蠆之防此光先之所以著摘謬十論

以政其謬歷闢邪三論以破其左道也謬歷正

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禍本亡斯

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詳察備呈事關

國體具疏

題叅請

勅滿漢內閣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議請

旨改正並將邪教逆斥以爲無將擾紀之戒庶名分

定而

上國尊歷法正而

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鑒宥爲此具呈須知呈者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

禮科未准

中星說 刪

古今掌故無載籍可考則紛如聚訟終無足徵可以
逞其私智肆其邪說以箠教天下後世而莫之所經
正夫既有載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盡以為不可
據是先王之法不足道而載籍不足憑也載籍以義
畫為祖然有畫而無文尚書有文有事典雅足徵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經歷代
大儒之所論註則其為憲萬世不待言矣堯典乃命
羲和敘若昊天之後卽分命申命二氏定於四極考

正星房虛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義后之裔與其
司天之史守其家學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淵源必本
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學有師承其來舊矣定非創自
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鳴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
陽之宿居於四正宮之中蓋太陽者人君之象中主
而弗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陽宅於
四正宮之中以象之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故星日
馬宿列於午宮之中與日中星鳥午宮正中之線
十二分一十二秒房日兔宿列於卯宮之中與日
三十七分五十二秒

永星火

卯宮正中之線常房宿初度三分五十六秒一十二微五十分織虛日鼠宿到

於子宮之中典曰宵中星虛

子宮正中之線常虛宿五度九十九分九十九

秒八十七

織昂日雞宿列於酉宮之中典曰日短星昂

酉宮正中之線常昂宿三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分織

此堯典之所紀載

歷代遵守四千餘年莫之或議可云不足法乎今西

洋人湯若望盡更羲和之掌故而廢黜之將帝典真

不足據則世間載籍當盡付之祖龍一火矣奚必存

此贅疣以爲撓亂新法之具哉孔子之所以爲聖人

者以其祖述堯舜也考其祖述之績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而已聖而至於孔子無以復加矣而義和訂
正星房虛昴之中星乃堯典之所紀載孔子之所祖
述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堯舜載籍之謬孔子祖述
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將不得為聖人乎試問
舉世之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堯舜應祖述乎不應祖
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應祖述則義和之法恐不可
盡廢也予不懼義和之學絕而不傳懼載籍之祖之
掌故不能取信於今日使後之學者疑先聖先賢之
典冊盡為欺世之文具而學脉道脉從斯替矣此予

之所以大憂也故於中星之辯刺刺不休以當賈生
之痛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禮王制曰析言破
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不以聽作記者其前
知有今日乎

選擇議

竊惟陰陽五行之理惟視生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則凶可化爲吉用違其理則吉及變爲凶而斟酌權宜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時令三家多是不讀書之人藉此以爲衣食之資其於陰陽五行之理原未融會貫通以訛傳訛滿口妄說究至禍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歲月有歲月之生死詳載通書待人隨理而變通之故名其書曰通通者有變通之義今庸

術不能明理而變通之反將變通之書以文其不通之術鮮有不誤人也者凡陰陽二宅以其人之本命爲主山向歲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尅命選擇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尅洩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難緩則用制殺化殺之月令以化凶爲吉若月令生殺黨殺日時不良則有凶而無吉如

崇親王之命丁酉年生納音屬火以水爲殺宜選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尅火而生水此化難生思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尅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

殺此定理也查戊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爲
三殺亥爲叔殺壬爲伏兵子爲災殺癸爲火禍丑爲
歲殺蓋亥壬子癸爲陰陽二水臨官帝旺之地以水
能滅火也一說亥子丑爲陰陽二火墓絕之鄉火至
北方而無氣其義與水尅火同此北方所以爲寅午
戌三合年之三殺也又查山家變運子午二山正丑
行屬水水墓在辰戌戌年遁得丙辰墓運納音屬土
選用八月月建辛酉爲庚金帝旺之鄉辛金臨官之
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尅火加之墓運屬土母顧子

而不尅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頭透水又納音屬水衆殺黨象以尅

王命何忌如之且八月二十七日實犯地空通書忘_埋葬豈湯若望未之見也查甲辰時奇門法犯伏吟經云課中伏吟爲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上須知卽是反吟宮八門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兮生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紫親王之葬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四柱無一吉者不知其憑何書何理而選之也幸用

之以整數月之

王若用之官庶之家其凶禍不可言矣

摘謬十論

一 謬不用諸科較正之新

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
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故用
回回科之太陰五星凌犯以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
家與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臺官之測驗以考之三
科之較政精矣當矣而猶口此數象之事非氣候時
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訂一日百刻之漏布律
管於候氣之室驗葭灰飛之時刻分秒以知推算之

時刻分秒與天地之節氣合與不合此四科分設之意從古已然今惟憑一己之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禁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臺官而不使之報象廢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飛灰縱氣候違於室中行度舛於天上誰則敢言比若望所以能盡聳曠一世之人得成其爲新法也

二 謬一月有三節氣之新

按歷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

順治三年

十一月大

卯癸

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節
初五日丁巳亥正初一刻冬至十一月節
初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節

此是一月之內有兩月之節氣矣自開天闢地至今未聞有此法也

三謬二至二分長短之新

按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

冬至至夏至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

一百八十二日二時

夏至至冬至

古法

一百八十三日七時半弱

新法

一百八十三日一時弱

是夏至至冬至長十一時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時
矣

春分至秋分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刻十分弱

秋分至春分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刻五分

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時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
分少八日三時五刻五分矣

四謬夏至太陽行遲之新

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
申宮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宮晝行地上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
故夜短苟因夏至之晝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
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
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
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夜長苟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之
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
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陽之行遲故將立秋歷
在後一日三時以冬至太陽之行疾故將立春儼在

前一日六時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時總因

不明太陽之行誤之也禮經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何等重大茲以偏邦之新法踳亂

上國之禮經慢

天帝而褻

天子莫此為甚焉

五謬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

查寅宮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宮起
尾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一二三四五

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斗初一二三四五六
實躔寅宮之箕三度而新法則移箕三八丑宮是將
天體移動十一度矣一宮移動十二宮無不移動也

六謬更調紫參二宿之新

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水火為次序

南方七宿

井木 鬼金 羊金 柳上 星日 馬日 張月 翼火 蛇火 軫木 蚓水

東方七宿

角木 亢金 龍土 氐土 房日 心日 尾火 箕木 豹木

北方七宿

斗木 獬木 牛金 奎土 女土 虛日 危日 室火 嶽火 壁土 瑜水

西方七宿

奎木 婁金 狗金 胃土 繼土 卯日 畢火 觜火 參木 水水

新法更調參水猿於前背火猴於後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顛倒其一方矣

七謬刪除紫氣之新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字羅喉計都也如真見其爲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爲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字而獨刪一紫氣苟以紫氣爲無體則羅計月字苟嘗有體耶若望之言曰月字是一片白氣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氣在月上則月字一日應同月行

十三度二日四時過一宮何故九月始過一宮耶况
月上之白氣有誰見耶

八謬顛倒羅計之新

羅計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羅計是襲古法而不
可言新法也其所謂新者不過以羅爲計以計爲羅
爾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
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尅制化各有不同故授人
時以前民用顛倒五行令民何所適從

九謬黃道筭節氣之新

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勻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今新法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一節氣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錯日二至錯時

十謬歷止二百年之新

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為祝願

國祚之無疆孟子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言千萬年之歷可前知也

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殺

天啟篤生

皇上冲齡而爲

一代開闢之主

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殺

天將篤祐

皇家享無疆之歷祚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歷其罪曷可

勝誅

順治十六年五月

日

原論繁冗反不達意

部審入括節畧如右以便

翻清入疏

進呈

始信錄序

宇宙間奇峯峭壁必有峽岬爲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勢未有無所憑藉而能成其爲崔巍者惟新安黃山之始信峯如措萬片竹木不着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絕莫可躋攀欲登者由如來峯編水爲梁廣不盈尺修不逾丈架爲飛虹有松焉名曰接引橫出一枝政與腰平直達彼岸人扶以渡峯頂大可函丈一廢團瓢纔能容膝以憩遊人四面羣峯如架上梨如筒中筆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躍叫絕

以爲不登此巔不信人間有此奇峯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楊長公先生身不列於宮牆名不掛於仕版雖
有令先大宗伯世廕又遜職以爲布衣論其時地不
過一齊民爾一旦起而効權要其先後章疏與正陽
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昇棺之日贈詩者盈
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不爲先生稱佛名號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詢宇內文
武材廷臣以聞撫朱之馮對襄城伯李國禎以先生
對帝曰是昇觀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先

生襄城遣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編明紀者
數家咸書先生劾溫首揆陳吏垣獲譴杖戍事而先
生之竒始信於後世然予以爲猶未足盡先生之真
竒也先生之真竒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編
維止至善之道惟學力以致之匪學脉則道脉不明
先生疏中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之六百三十四言其有功於學脉道
脉至矣盡矣誠古今來不再見之鴻文真是與天地
並垂不朽較漢宋諸儒之羽翼聖經者功高倍蓰而

編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權要之事可謂捨其細而遺其大矣資治綱目凡例凡闕道術者必書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闕道術乎哉可以不火書特書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無史識之嘆後有正史必以予言爲歸從來理學經濟名臣柔於竹帛者率在身後而先生以無位之布衣標青史於生前豈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間有楊先生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間有楊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業專致力於宮牆近著

關邪論中星說與六百三十四言相爲表裏合而觀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峯之始信人之始信咸於吾郡
見之地靈人傑信矣哉茲合先生之四文題曰始信
另裱成帙以與天下後世共瞻明先生之真竒
順治庚子仲冬言旦春任王泰徵頓首拜書於紫陽

之講席

耶教以此序內有明史二字首告光先列
部英脫彼罪蒙
部審取光先口供猶記其大畧謹錄於左
朝廷誅逆之明史誅其言語不倫非誅明史二字從
來墟社之史新朝修之考其一代政令之得失善
者取以爲法於後世不善者取以垂戒於後世此

清朝

歷代修史之意如周秦史漢修漢史魏修魏史晉
修晉史隋修隋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
明修明史應該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
命文武大臣總裁開局令詞臣纂修因明朝天啟
崇禎未有實錄加以朝報散失無憑稽考故未舉
行所以田間留心古今政事之士著有明紀史畧
謂之野史
朝廷開局纂修之史謂之正史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擇無野史則正史無所考衷正史出而野史自然
不存明史二字不在叛逆之科

尊聖學疏

恩隆新安衛官生今讓職楊先先爲臣疏裕國恤民
等事內六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假尊經以糾馬之驪
之不尊經而追論宋室廢幸爲表皆學之罪壞萬世
人心道術歟宋真宗勸學之歌如此作尊真不容於
天地間矣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十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聖經一章冠以大學之道論語一書
首言學而時習從來大聖大賢孰非學力所致學之
在天地間如日月之無終無古有明晦而無消歇世

隆則從而隆世行則從而行來真點偽古道綦嚴未
聞學可罪也卽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幾息矣而
劉基宋濂陳遇陶安王禕章溢之徒不以時之左文
而疑其學泊高皇帝崛起滁陽闢旣昏之天地而大
明之諸儒應運雲從遂爲昭代儒宗之首繼而方孝
孺黃觀鐵鉉景清輩又爲萬世忠孝之冠後此則錢
塘之袒胸受箭李時勉之脇折金瓜于謙之旅乾轉
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楊繼盛之批鱗觸姦海瑞之
剛直廉介吳與弼陳繼儒之道學文章潔身高尚是

皆未絕之讀書種子而倫常之事賴以扶植其他理
學經濟忠節清貞不可勝數而啟新至謂太祖竭盡
心力未見大有挽回何其敢於誣先聖誣祖宗誣名
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其宗臣惟恐
皇上學之不篤好之不專使偽君子假道學布列朝
寧令謹言日遠惠政日墜致天下日趨於亂是為深
憂今啟新以一時之鮮實行而徑歸罪於宋宗之歌
勸學是欲皇上廢先聖之學矣以尊經為名而以廢

學爲實古今有此尊經之體不臣謂折棚破榜之妖

風西子科榜出之日妖

正應啟新厭學之一疏此上

天先聖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轉告夫天下學

者啟新本意不過欲申前罷制科之論故作此巧語

以動皇上臣觀啟新之意未止於罷制科啟新苟得

大用不至於焚書坑儒不已噫堯舜之世不容四凶

而聖明在上豈可儲一妖崇之李斯乎此天地間無

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